

文獻通考

第一函
八冊

奉

旨開列校刻文獻通考諸臣職名

監理

和

碩

和

親

王臣弘晝

武英殿總裁

吏

部

左

侍

郎臣德齡

兵

部

左

祭

郎臣王會汾

國

子

監

祭

酒臣陸宗楷

提調

翰

林

院

編

修臣林蒲封

原任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今加七品銜臣陳浩

校對

翰

林院侍讀學士今陞禮部右侍

郎臣齊召南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臣程景伊

左

春

坊

左

論

德臣羅源漢

原

任

左

春

坊

左

中

允臣程恂

左

春

坊

左

贊

善臣沈慰祖

翰

林

院

編

修臣王檢

翰

林

院

編

修臣儲麟趾

翰

林

院

編

修臣楊述曾

翰

林

院

編

修臣史貽謨

翰

林

院

編

修臣鄭虎文

職名

翰 林 院 編 修 臣 李清時

翰 林 院 編 修 臣 李友棠

原 任 翰 林 院 編 修 臣 陸樹本

翰 林 院 檢 討 臣 阮學浩

原 任 翰 林 院 檢 討 臣 萬松齡

原 任 翰 林 院 檢 討 臣 邱柱

原 任 翰 林 院 檢 討 臣 周世紫

校錄 生 臣 劉岱

貢 生 臣 潘輝

貢 生 臣 謝霖

貢 生 臣 李泓

貢 生 臣 申居鄭

貢 生 臣 杜桂

貢 生 臣 盧殿人

貢 生 臣 楊志梁

貢 生 臣 葉廷推

武英殿監造 次 臣 永保

內 務 府 錢 糧 衙 門 郎 中 兼 佐 領 加 六 級 紀 錄 十 六 次 臣 永忠

內 務 府 錢 糧 衙 門 員 外 郎 兼 佐 領 加 一 級 紀 錄 五 次 臣 永泰

內 務 府 廣 儲 司 司 庫 加 一 級 紀 錄 五 次 臣 三格

監

監

庫

庫

造

造

加

加

一

二

級臣李保

級臣姚文彬

掌臣虎什泰

掌臣高永仁

抄白

皇帝聖旨裏饒州路達魯花赤總管府承奉江浙等處行中書省掾史周仁榮承行剗付近據本路申准弘文輔道粹德真人關欽奉聖旨節該行法錄有本事的好人教尋訪將來者今訪至本路竊見樂平州儒人馬端臨前宋宰相碧梧先生之子知前代之典章識當時之體要以所見聞著成一書名曰文獻通考凡二十四類三百四十八卷天文地理禮樂兵刑財用貢賦官職選舉學校經籍郊祀封建戶口征役之屬可謂濟世之儒有用之學解到繕寫文獻通考三百四十八卷并序目共計六十八冊得此送據江浙儒司校勘得堪以傳授移准中書省咨來咨饒州路申准弘文輔道粹德真人關樂平州儒人馬端臨著成書曰文獻通考凡二十四類三百四十八卷治國安民可謂濟世之儒令人繕寫成帙官爲鏤板以廣其傳得此行據本路繕寫完備計六十八冊校勘無差本省今將文獻通考隨此發去咨請照驗准此送據禮部呈翰林國史院考校得馬端臨所著文獻通考凡二十四類三百四十八卷纂集古今浩汗該博殫極精力用志良勤有益後學如蒙准呈移咨本省於瞻學錢糧內刻板印行相應具呈照詳得此都省咨請依上刊印施行准此省府仰照驗依上施行仍委自總管段通議提調選能書儒人真楷膽寫就令馬端臨校勘無差於本路槧管瞻學錢糧內計料合用紙板工價兩平願買刊印具依准申省奉此照得近承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剗付欽奉聖旨節該王真人根底與五箇鋪馬教直南田地裏名山去處尋訪行法錄有本事的好人有呵交各處官司依著在先世祖皇帝時分起發好人的體例與氣力起發上來欽此除欽遵外延祐五年十二月十八日准弘文輔道粹德真人關尋訪至饒州路據本路儒學狀申准本路楊教授關該稿見本路樂平州儒人馬端臨前宋宰相碧梧先生之子昨蒙都省咨發再任衢州路柯山書院山長見類各路儒學教授選內卽目閑居聽除本儒行履端純詞章雅麗家傳鼎鼎之譜幼緇館閣之儲知前代之典章識當世之體要以所見聞著爲成書名曰文獻通考凡二十四類三百四十八卷天文地理禮樂兵刑財用貢賦官職選舉學校經籍郊祀封建戶口征役之屬凡於治道有關者無不彪分彙列井井有條治國安民特舉而措之耳此可謂濟世之儒有用之學其書本儒用心二十餘年卷帙繁多非可卒致今先將所定序目一本繳連前去蚤爲轉申上司令人繕寫成帙校勘完備官爲鏤板以廣其傳非惟不負本儒平生所學抑且於世教有所補益關請施行准此行據本路儒學申令儒人馬端

臨臈寫到所撰文獻通考序目一樣三本裝稍完備內將二本繳申省府并集賢院照詳外將一本關發弘文
輔道粹德真人收管又准關文該於江浙行省計寫得上項文集已行劄付貴路臈寫成帙解省去訖關請將
文獻通考臈寫成帙校勘無差裝稍發來呈院准此行下儒學依上臈寫呈解延祐六年七月十二日承奉省
府劄付繕寫成帙校勘無差解省奉此行下本州委自同知寶承直提調禮請馬端臨繕寫到文獻通考三百
四十八卷并序目共計六十八冊校正無誤裝稍完備本路具解差人齎赴省府投呈去後今奉前因照得本
路元解文獻通考六十八冊雖奉省府劄付咨發都省轉發翰林國史院考校得馬端臨所著文獻通考用志
良勤有益後學令本路總管段通議提調選能書儒人臈寫刊印別不見發元解校勘過的本文籍爲此總府
除已關請總管段通議依奉省府劄付所行提調外合下仰照驗速爲差委有俸人員禮請馬端臨親齎所著
文獻通考的本文籍赴路臈寫校勘刊印施行須至指揮

右下樂平州准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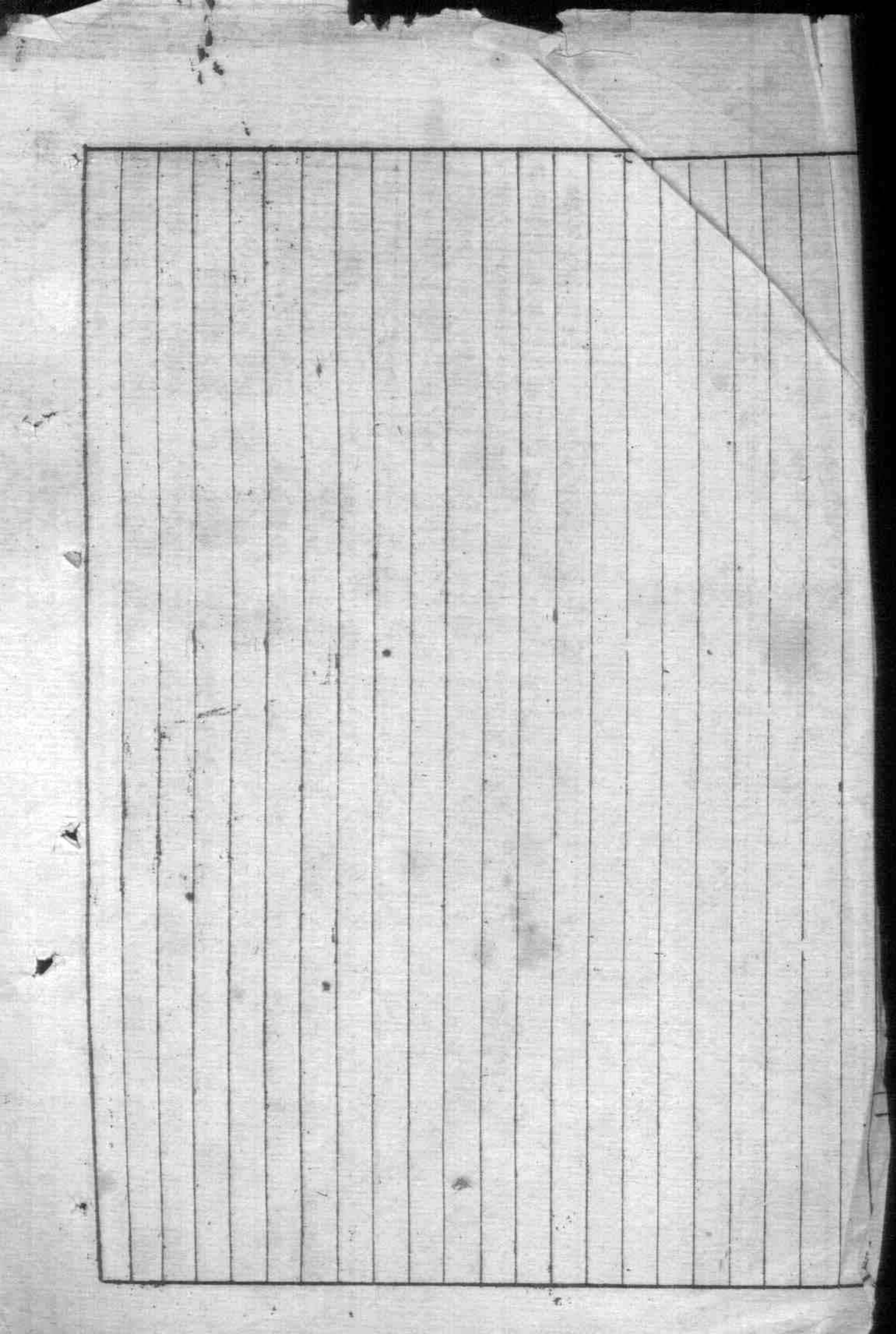
至治二年六月 日

進文獻通考表

臣壽衍言臣於延祐四年七月恭奉聖旨給賜驛傳令臣壽衍尋訪道行之士者臣竊謂野有遺賢非弓旌而莫致朝能信道必簡冊之是稽爰竭愚衷用干聖鑒欽惟皇帝陛下勵精圖治虛已待人一視同仁若神堯之御下九功惟敘體大禹之協中陰陽順而風雨時禮樂興而刑罰中是皆陛下本乎清淨臻茲太平下至飛潛動植之微均被鼓舞甄陶之化使指所及雖窮瘁之言必詢人才之難由杞梓之朽弗棄是以采儒流之著述庶幾益聖主之謀猷臣伏覩饒州路樂平州儒人馬端臨乃故宋丞相廷鸞之子嘗著述文獻通考三百四十八卷總二十四類其書與唐杜佑通典相爲出入杜書肇自隆古以至唐之天寶今馬氏所著天寶以前者視杜氏加詳焉天寶以後至宋宣宗者又足以補杜氏之闕其二十四類類各有考一日田賦二日錢幣三日戶口四日職役五日征權六日市糴七日土貢八日國用九日選舉十日學校十一日職官十二日郊社十三日宗廟十四日王禮十五日樂十六日兵十七日刑十八日經籍十九日帝系二十日封建二十一日象緯二十二日物異二十三日輿地二十四日四裔其議論則本諸經史而可據其制度則會之典禮而可行思惟所作之勤勞恐致斯文之隱沒謹繕書於楮墨遠進達於蓬萊幸垂乙夜之觀快觀五星之聚臣壽衍冒犯天威無任戰兢惶懼屏營之至臣壽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延祐六年四月

日弘文輔道粹德真人臣王壽衍上表



文獻通考

鄒陽馬端臨貴與著

自序

昔荀卿子曰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於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然則考制度審憲章博聞而強識之固通儒事也詩書春秋之後惟太史公號稱良史作爲紀傳書表紀傳以述理亂興衰八書以述典章經制後之執筆操簡牘者卒不易其體然自班孟堅而後斷代爲史無會通因仍之道讀者病之至司馬溫公作通鑑取千三百餘年之事跡十七史之紀述萃爲一書然後學者開卷之餘古今咸在然公之書詳於理亂興衰而略於典章經制非公之智有所不逮也編簡浩如煙埃著述自有體要其勢不能以兩得也竊嘗以爲理亂興衰不相因者也晉之得國異乎漢隋之喪邦殊乎唐代各有史自足以該一代之始終無以參稽互察爲也典章經制實相因者也殷因夏周因殷繼周者之損益百世可知聖人蓋已預言之矣爰自秦漢以至唐宋禮樂兵刑之制賦敘選舉之規以至官名之更張地理之沿革雖其終不能以盡同而其初亦不能以遽異如漢之朝儀官制本秦規也唐之府衛租庸本周制也其變通張弛之故非融會錯綜原始要終而推尋之固未易言也其不相因者猶有溫公之成書而其本相因者顧無其書獨非後學之所宜究心乎唐杜岐公始作通典肇自上古以至唐之天寶凡歷代因革之故粲然可考其後宋白嘗續其書至周顯德近代魏了翁又作國朝通典然宋之書成而傳習者少魏嘗屬橐而未成書今行於世者獨杜公之書耳天寶以後蓋闕焉有如杜書綱領宏大考訂該洽固無以議爲也然時有古今述有詳略則夫節目之間未爲明備而去取之際頗欠精審不無遺憾焉蓋古者因田制賦賦乃米粟之屬非可析之於田制之外也古者任土作貢貢乃包匭之屬非可雜之於稅法之中也乃若敘選舉則秀孝與銓選不分敘典禮則經文與傳注相汨敘兵則盡遺賦調之規而姑及成敗之跡諸如此類寧免小疵至於天文五行藝文歷代史各有志而通典無述焉馬班二史各有諸侯王列侯表范曄東漢書以後無之然歷代封建王侯未嘗廢也王溥作唐及五代會要首立帝系一門以敘各帝歷年之久近傳授之始末次及后妃皇子公主之名氏封爵後之編會要者倣之而唐以前則無其書凡是二者蓋歷代之統紀典章係焉而杜書亦復不及則亦未爲集著述之大成也

愚自蚤歲蓋嘗有志於綴緝顧百憂薰心三餘少暇吹竽已溢汲綆不修豈復敢以斯文自詭昔夫子言夏殷之禮而深慨文獻之不足徵釋之者曰文典籍也獻賢者也生乎千百載之後而欲尚論千百載之前非史傳之實錄具存何以稽考儒先之緒言未遠足資討論雖聖人亦不能臆爲之說也竊伏自念業紹箕裘家藏墳索掃架之收儲趨庭之問答其於文獻蓋庶幾焉嘗恐一旦散軼失墜無以屬來哲是以忘其固陋輒加考評旁搜遠紹門分彙別曰田賦曰錢幣曰戶口曰職役曰征權曰市糴曰土貢曰國用曰選舉曰學校曰職官曰郊社曰宗廟曰王禮曰樂曰兵曰刑曰輿地曰四裔俱倣通典之成規自天寶以前則增益其事迹之所未備離析其門類之所未詳自天寶以後至宋嘉定之末則續而成之曰經籍曰帝系曰封建曰象緯曰物異則通典元未有論述而採摭諸書以成之者也凡敘事則本之經史而參之以歷代會要以及百家傳記之書信而有證者從之乖異傳疑者不錄所謂文也凡論事則先取當時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諸儒之評論以至名流之燕談稗官之紀錄凡一語一言可以訂典故之得失證史傳之是非者則採而錄之所謂獻也其載諸史傳之紀錄而可疑稽諸先儒之論辨而未當者研精覃思悠然有得則竊著己意附其後焉命其書曰文獻通考爲門二十有四卷三百四十有八而其每門著述之成規考訂之新意各以小序詳之昔江淹有言修史之難無出於志誠以志者憲章之所繫非老於典故者不能爲也陳壽號善敘述李延壽亦稱究悉舊事然所著二史俱有紀傳而獨不克作志重其事也況上下數千年貫串二十五代而欲以末學陋識操觚竄定其間雖復窮老盡氣劇目鉅心亦何所發明聊輟見聞以備遺忘耳後之君子儻能芟削繁蕪增廣闕略矜其仰屋之勤而俾免於覆車之愧庶有志於經邦稽古者或可考焉古之帝王未嘗以天下自秋也故天子之地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王畿之內復有公卿大夫采地祿邑各私其土子其人而子孫世守之其土壤之肥磽生齒之登耗視之如其家不煩考覈而姦僞無所容故其時天下之田悉屬於官民仰給於官者也故受田於官食其力而輸其賦仰事俯育一視同仁而無甚貧甚富之民此三代之制也秦始以宇內自私一人獨運於其上而守宰之任驟更數易視其地如傳舍而閭里之情僞雖賢且智者不能周知也守宰之遷除其歲月有限而田土之還受其姦敝無窮故秦漢以來官不復可授田遂爲庶人之私有亦其勢然也雖其間如元魏之泰和李唐之貞觀稍欲復三代之規然不久而其制遂隳者蓋以不封建而井田不可復行故也

三代而上天下非天子所得私也秦廢封建而始以天下奉一人矣三代以上田產非庶人所得私也秦廢井田而始指田產以予百姓矣秦於其當與者取之所當取者與之然所襲既久反古實難欲復封建是自割裂其土宇以啓紛爭欲復井田是強奪民之田畝以召怨讟書生之論所以不可行也隨田之在民者稅之而不復問其多寡始於商鞅隨民之有田者稅之而不復視其丁中始於楊炎三代井田之良法壞於鞅唐租庸調之良法壞於炎二人之事君子所羞稱而後之爲國者莫不一遵其法一或變之則反至於煩擾無稽而國與民俱受其病則以古今異宜故也作田賦考第一敘歷代因田制賦之規而以水利屯田官田附焉凡七卷

生民所資曰衣與食物之無關於衣食而實適於用者曰珠玉五金先王以爲衣食之具未足以周民用也於是以適用之物作爲貨幣以權之故上古之世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

刀布即古錢之名

然珠玉黃

金爲世難得之貨至若權輕重通貧富而可以通行者惟銅而已故九府圖法自周以來未之有改也然古者俗朴而用簡故錢有餘後世俗侈而用糜故錢不足於是錢之直日輕錢之數日多數多而直輕則其致遠也難自唐以來始制爲飛券鈔引之屬以通商賈之厚齎貿易者其法蓋執券引以取錢而非以券引爲錢也宋慶歷以來蜀始有交子建炎以來東南始有會子自交會既行而始直以楮爲錢矣夫珠玉黃金可貴之物也銅雖無足貴而適用之物也以其可貴且適用者制幣而通行古人之意也至於以楮爲幣則始以無用爲用矣舉方尺腐敗之券而足以奔走一世寒藉以衣饑藉以食貧藉以富蓋未之有然銅重而楮輕鼓鑄繁難而印造簡易今捨其重且難者而用其輕且易者而又下免犯銅之禁上無搜銅之苛亦一便也作錢幣考第二凡二卷

古者戶口少而皆才智之人後世生齒繁而多蠢惰之輩鈞是人也古之人方其爲士則道問學及其爲農則力稼穡及其爲兵則善戰陣投之所向無不如意是以千里之邦萬家之聚皆足以世守其國而扞城其民民衆則其國強民寡則其國弱蓋當時國之與立者民也光祿既分風氣日漓民生其間才益乏而智益劣士拘於文墨而授之介冑則慚農安於犁鋤而問之刀筆則廢以至九流百工釋老之徒食土之毛者日以繁夥其肩摩袂接三屏不足以滿閭者總總也於是民之多寡不足爲國之盛衰官既無藉於民之材而徒欲多爲之法以征其身戶調口賦日增月益上之人厭棄賤薄不倚民爲重而民益窮苦憔悴祇以身爲累矣作戶口考

第三敘歷代戶口之數與其賦役而以奴婢占役附焉凡二卷

役民者官也役於官者民也郡有守縣有令鄉有長里有正其位不同而皆役民者也在軍旅則執干戈興土木則親畚鍤調征行則負羈縻以至追胥力作之任其事不同而皆役於官者也役民者逸役於官者勞其理則然然則鄉長里正非役也後世乃虐用其民爲鄉長里正者不勝誅求之苛各萌避免之意而始命之曰戶役矣唐宋而後下之任戶役者其費日重上之議戶役者其制日詳於是日差日僱日義紛紜雜糅而法出姦生莫能禁止噫成周之里宰黨長皆有祿秩之命官兩漢之三老嗇夫皆有譽望之名士蓋後世之任戶役者也曷嘗凌暴之至此極乎作職役考第四敘歷代役法之詳而以復除附焉凡二卷

征權之途有二一曰山澤茶鹽坑冶是也二曰關市酒酤征商是也蓋言利者則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而欲與民庶爭貨殖之利非王者之事也善言利者則曰山海天地之藏而豪強擅之關市貨物之聚而商賈擅之取之於豪強商賈以助國家之經費而毋專仰給於百姓之賦稅是崇本抑末之意乃經國之遠圖也自是說立而後之加詳於征權者莫不以藉口征之不已則併其利源奪之官自煮鹽酤酒採茶鑄鐵以至市易之屬利源日廣利額日重官旣不能自辦而豪強商賈之徒又不可復擅然旣以立爲課額則有司者不任其虧減於是又爲均派之法或計口而課鹽錢或望戶而權酒酤或於民之有田者計其頃畝令於賦稅之時帶納以求及額而征權遍於天下矣蓋昔之權利曰取之豪強商賈之徒以優農民及其久也則農民不獲豪強商賈之利而代受豪強商賈之權有識者知其苛橫而國計所需不可止也作征權考第五首敘歷代征商之法鹽鐵始於齊則次之權酤始於漢權茶始於唐則又次之雜征斂者若津渡閭架之屬以至漢之告緡唐之率貸宋之經總制錢皆衰世一切之法也又次之凡六卷

市者商賈之事也古之帝王其物貨取之任土所貢而有餘未有國家而市物者也而市之說則昉於周官之泉府後世因之曰均輸曰市易曰和買皆以泉府藉口者也羅者民庶之事古之帝王其米粟取之什一而賦而有餘未有國家而羅粟者也而羅之說則昉於齊桓公魏文侯之平糴後世因之曰常平曰義倉曰和糴皆以平糴藉口者也然泉府與平糴之立法也皆所以便民方其滯於民用也則官買之糴之及其適於民用也則官賣之難之蓋懸遷有無曲爲貧民之地初未嘗有一毫征利富國之意然沿襲旣久古意浸失其市物也

亦諉曰榷蓄賈居貨待價之謀及其久也則官自效商賈之爲而指爲富國之術矣其糴粟也亦諉曰揀貧民穀賤錢荒之弊及其久也則官未嘗有及民之惠而徒利積粟之入矣至其極弊則名曰和買和糴而強配數目不給價直鞭笞取足視同常賦蓋古人恤民之事後世反藉以厲民不可不究其顛末也作市糴考第六凡二卷

禹貢八州皆有貢物而冀州獨無之甸服有米粟之輸而餘四服俱無之說者以爲王畿之外八州俱以田賦所當供者市易所貢之物故不輸粟然則土貢卽租稅也漢唐以來任土所貢無代無之著之令甲猶曰當其租入然叔季之世務爲苛橫往往租自租而貢自貢矣至於珍禽奇獸裘服異味或荒淫之君降旨取索或姦諂之臣希意創貢往往有出於經常之外者甚至指留官賦陰增民輸而命之曰羨餘以供貢奉上下相蒙苟悅其名而於百姓則重困矣作土貢考第七凡一卷

賈山至言曰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而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然則國之廢興非財也財少而國延財多而國促其效可覩矣然自周官六典有太府又有王府內府且有惟王不倉之說後之爲國者因之兩漢財賦曰大農者國家之帑藏也曰少府曰水衡者人主之私蓄也唐既有轉運度支而復有瓊林大盈宋既有戶部三司而復有封樁內藏於是天下之財其歸於上者復有公私恭儉賢主常捐內帑以濟軍國之用故民裕而其祚昌淫侈僻王至糜外府以供耳目之娛故財匱而其民怨此又歷代制國用者龜鑑也作國用考第八敘歷代財計首末而以漕運賑恤蠲貸附焉凡五卷

古之用人德行爲首才能次之虞朝載采亦有九德周家賓興考其德行於才不屑屑也兩漢以來刺史守相得以專辟召之權魏晉而後九品中正得以司人物之柄皆考之以里閭之毀譽而試之以曹掾之職業然後俾之入備王宮以階清顯蓋其爲法雖有愧於古人德行之舉而猶可以得才能之士也至於隋而州郡僚屬皆命於銓曹搢紳發軔悉由於科目自以銓曹署官而所拔者資格而已於是勸籍小吏得以司升沉之權自以科目取士而所試者詞章而已于是操觚末技得以階榮進之路夫其始進也試之以操觚末技而專主於詞章其既仕也付之於勸籍小吏而專校其資格於是選賢與能之意無復存者矣然此二法者歷數百年而

不可以復更一或更之則蕩無法度而僥溢者愈不可澄汰亦獨何哉又古人之取士蓋將以官之三代之時法制雖簡而考核本明毀譽既公而賢愚自判往往當時士之被舉者未有不入官初非有二途也降及後世巧僞日甚而法令亦滋多遂以科目爲取士之途銓選爲舉官之途二者各自爲防閑檢柅之法至唐則以試士屬之禮部試吏屬之吏部於是科目之法銓選之法日新月異不相爲謀蓋有舉於禮部而不得官者不舉於禮部而得官者而士之所以進身之塗轍亦復不一不可比而同之也於是立舉士舉官兩門以該之作選舉考第九凡十二卷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所謂學校至不一也然惟國學有司樂司成專主教事而州閭鄉黨之學則未聞有司職教之任者及考周禮地官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孟月屬民而讀法祭祀則以禮屬民州長掌其州之教治政令考其德行道藝糾其過惡而勸戒之然後知黨正卽一黨之師也州長卽一州之師也以至下之爲比長閭胥上之爲鄉遂大夫莫不皆然蓋古之爲吏者其德行道藝俱足以爲人之師表故發政施令無非教也以至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蓋役之則爲民教之則爲士官之則爲吏鈞是人也秦漢以來儒與吏始異趨政與教始殊途於是曰郡守曰縣令則吏所以治其民曰博士官曰文學掾則師所以教其弟子二者漠然不相爲謀所用非所教所教非所用士方其從學也曰習讀及進而登仕版則棄其詩書禮樂之舊習而從事乎簿書期會之新規古人有言曰吾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後之爲吏者皆以政學者也自其以政學則儒者之學術皆筌蹄也國家之學宮皆芻狗也民何由而見先王之治哉又况榮途捷徑旁午雜出蓋未嘗由學而升者滔滔也於是所謂學者姑視爲粉飾太平之一事而庸人俗吏直以爲無益於興衰理亂之故矣作學校考第十敘歷代學校之制及祠祭褒贈先聖先師之首末幸學養老之儀而郡國鄉黨之學附見焉凡七卷

古者因事設官量能授職無清濁之殊無內外之別無文武之異何也唐虞之時禹宅揆契掌教皋陶明刑伯夷典禮羲和掌歷夔典樂益作虞垂共工蓋精而論道經邦粗而飭財辨器其位皆公卿也其人皆聖賢也後之居位臨民者則自詭以清高而下視曲藝多能之流其執技事上者則自安於鄙俗而難語以輔世長民之事於是審音治歷醫祝之流特設其官以處之謂之雜流擯不得與搢紳伍而官之清濁始分矣昔在成周設

官分職綴衣趣馬俱顯俊之流宮伯內宰盡興賢之侶逮夫漢代此意猶存故以儒者爲侍中以賢士備郎署如周昌袁盎汲黯孔安國之徒得以出入宮禁陪侍晏私陳誼格非拾遺補過其才能卓異者至爲公卿將相爲國家任大事霍光張安世是也中漢以來此意不存於是非閹豎嬖倖不得以日侍宮庭而賢能搢紳特以之備員表著漢有宮中府中之分唐有南司北司之黨職掌不相爲謀品流亦復殊異而官之內外始分矣古者文以經邦武以撥亂其在大臣則出可以將入可以相其在小臣則簪筆以待問荷戈可以前驅後世人才日衰不供器使司文墨者不能知戰陣被介冑者不復識簡編於是官人者制爲左右兩選而官之文武始分矣至於有侍中給事中之官而未嘗司宮禁之事是名內而實外也唐以來以侍中爲三公官以處勳臣又爲之並不預有太尉司馬之官而未嘗司兵戎之事是名武而實文也太常有卿佐而未嘗審音樂將作有監貳而未嘗諸營官中之事以爲三公亞於司徒乃後來執政之任亦非武臣也太常有卿佐而未嘗審音樂將作有監貳而未嘗諸營繕不過爲儒臣養望之官是名濁而實清也尚書令在漢爲司隴小吏而後世則爲大臣所不敢當之官官校尉在漢爲兵師要職而後世則爲武弁所不齒之冗秩尚書令漢初其秩至卑銅章青綬主官禁文書而已至唐則爲三首長官高祖入長安時太宗以秦王爲之後郭子儀以勳位當拜太尉曾爲之辭不敢受自後至宋無敢拜此官者漢入校尉領禁衛諸軍皆屬之官宰相之罷政者至爲城門校尉又司隸校尉督祭三輔彈劾公卿其權至重尊嚴光校尉護烏桓校尉皆屬之官兵鎮方面乃大帥之職至宋時校尉副蓋官之名同而古今之崇卑懸絕如此參稽互考曲暢旁通而因革之故可以類推作職官考第十一首敘官制次序官數內官則自公師宰相而下外官則自州牧郡守而下以至散官祿秩品從之詳凡二十一卷

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荀卿子曰不知其義謹守其數慎不敢損益父子相傳以持王公是故三代雖亡治法猶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祿秩也然則義者祭之理也數者祭之儀也古者人習於禮故家國之祭祀其品節儀文祝史有司皆能知之然其義則非儒宗講師不能明也周衰禮廢而其儀亡矣秦漢以來諸儒口耳所授簡冊所載特能言其義理而已載記是也儀禮所言止於卿士大夫之禮六典所載特以其有關於職掌者則言之而國之大祀蓋未有能知其品節儀文者漢鄭康成深於禮學作爲傳註頗能補經之所未備然以識緯之言而釋經以秦漢之事而擬三代此其所以舛也蓋古者郊與明堂之祀祭天而已秦漢始有五帝泰一之祠而以古者郊祀明堂之禮禮之蓋出於

方士不經之說而鄭注禮經二祭曰天曰帝或以爲靈威仰或以爲耀魄寶襲方士緯書之荒誕而不知其非夫禮莫先於祭祭莫重於天而天之名義且乖異如此則其他節目注釋雖復博瞻不知其果得禮經之意否乎王肅諸儒雖引正論以力排之然魏晉以來祀天之禮嘗參酌王鄭二說而迭用之竟不能偏廢也至於禘祫之節宗祧之數禮經之明文無所稽據而注家之聚訟莫適折衷其叢難牴牾與郊祀之說無以異也近世三山信齋楊氏得考亭勉齋之遺文與義著爲祭禮一書詞義正大考訂精核足爲千載不刊之典然其所述一本經文不復以注疏之說攙補故經之所不及者則濶略不接續杜氏通典之書有祭禮則參用經註之文兩存王鄭之說雖通暢易曉而不如楊氏之純正今並錄其說次及歷代祭祀禮儀本末而唐開元宋政和二禮書中所載諸祀儀注併詳著焉作郊祀考第十二以敘古今天神地祇之祀首郊次明堂次后土次雩次五帝次日月星辰寒暑次六宗四方次社稷山川次封禪次高禪次八蜡次五祀次藉田祭先農次親蠶祭先蠶次祈禱次告祭而後以雜祠淫祠終焉凡二十三卷作宗廟考第十三以敘古今人鬼之祀首國家宗廟次時享次祫禘次功臣配享次祠先代君臣次諸侯宗廟而以大夫士庶宗廟時享終焉凡十五卷

古者經禮禮儀皆曰三百蓋無有能知其節目之詳者矣然總其凡有五曰吉凶軍賓嘉舉其大有次曰冠昏喪祭鄉相見此先王制禮之略也秦漢而後因革不同有古有而今無者如大射聘禮士相見鄉飲酒投壺之類是也有古無而今有者如聖節上壽土尊號拜表之類是也有其事通乎古今而後世未嘗制爲一定之禮者若臣庶以下冠昏喪祭是也凡若是者皆本無沿革不煩紀錄而通乎古今而代有因革者惟國家祭祀學校選舉以至朝儀巡狩田獵冠冕服章圭璧符璽車旗鹵簿及凶禮之國恤耳今隸國祀學校選舉已有專門外朝儀已下則總謂之王禮而備著歷代之事迹焉蓋本晦庵儀禮經傳通解所謂王朝之禮也其本無沿革者若古禮則經傳所載先儒所述自有專書可以尋求毋庸贅敘若今禮則雖不能無失而議禮制度又非書生所得預聞也是以亦不復措辭焉作王禮考第十四凡二十二卷

記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故審樂以知政蓋言樂之正哇有關於時之理亂也然自三代以後號爲歷年多施澤久而民安樂之者漢唐與宋漢莫盛於文景之時然至孝武時河間獻王始獻雅樂天子下太樂官常存隸之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廟皆非雅聲至哀帝時始罷鄭聲用雅樂而漢之運祚且移於王莽矣唐

莫盛於貞觀開元之時然所用者多教坊俗樂太常屬工人常隸習之其不可教者乃習雅樂然則其所謂樂者可知矣宋莫盛於天聖景祐之時然當時胡瑗李照阮逸范鎮之徒拳拳以律呂未諧聲音未正爲憂而卒不克更置至政和時始製大晟樂自謂古雅而宋之亡字且陷入女真矣蓋古者因樂以觀政而後世則方其發政施仁之時未暇制樂及其承平之後綱紀法度皆已具舉敵國外患皆已銷亡君相他無所施爲學士大夫他無所論說然後始及制樂樂既成而政已穢國已衰矣昔隋開皇中制樂用何妥之說而損萬寶常之議及樂成寶常聽之泣然曰樂聲淫厲而哀不久天下將盡噫使當時一用寶常之議能拯隋之亡乎然寶常雖不能制樂以保隋之長存而猶能聽樂而知隋之必亡其宿悟神解亦有過人者竊嘗以爲世之興衰理亂固未必由樂然若欲議樂必如師曠州鳩萬寶常王令言之徒其自得之妙豈有法之可傳者而後之君子乃欲強爲議論究律呂於黍之縱橫求正哇於聲之清濁或謂之以殘缺斷爛之簡編埋沒銷蝕之尺量而自謂得之何異刻舟覆蕉叩槃捫燭之爲愚固不知其說也作樂考第十五首敘歷代樂制大律呂制度次八音之屬各分雅部胡部俗部以盡古今樂器之本末次樂舞次樂歌次樂舞次散樂鼓吹而以徹樂終焉凡十五卷

按周官小司徒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此教練之數也司馬法地方一里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此調發之數也教練則不厭其多故凡食土之毛者除老弱不任事之外家家使之爲兵人人使之知兵故雖至小之國勝兵萬數可指顧而集也調發則不厭其簡甸六十四井爲五百一十二家而所調者止七十五人是六家調發共出一人也每甸姑通以中地二家五人計之五百一十二家可任者一千二百八十人而所調者止七十三人是十六次調發方及一人也教練必多則人皆習於兵革調發必簡則人不疲於征戰此古者用兵制勝之道也後世士自爲士農自爲農工商末技自爲工商末技凡此四民者平時不識甲兵爲何物而所謂兵者乃出於四民之外故爲兵者甚寡知兵者甚少一有征戰則盡數驅之以當鋒刃無有休息之期甚則以未嘗訓練之民而使之戰是棄民也唐宋以來始專用募兵於是兵與民判然爲二途諺曰教養於平時而驅用於一旦然其季世則兵數愈多而驕悍而劣弱爲害不淺不惟足以疲國力而反足以促國祚矣作兵考第十六首